

Amora

给生命以方向

安

Р Е К В И Е 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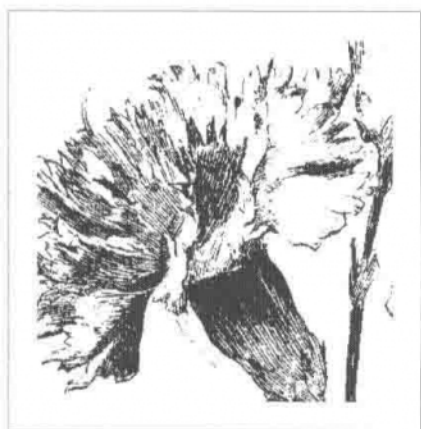
魂

〔俄〕安娜·阿赫玛托娃 著

高莽 译

曲

北方文艺出版社



# 安魂曲

Р Е К В И Е М

(俄) 安娜·阿赫玛托娃 / 著

高莽 / 译



NLIC2971088632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安魂曲 / (俄罗斯) 阿赫玛托娃著; 高莽译. --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5317-3557-1

I. ①安… II. ①阿… ②高… III. ①诗集-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61864 号

## 安魂曲

An Hun Qu

作者 / (俄) 安娜·阿赫玛托娃

译者 / 高莽

责任编辑 / 安璐 聂元元

封面设计 / 袁洁 班婕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网址 / [www.bfwy.com](http://www.bfwy.com)

邮编 / 150080

经销 / 新华书店

地址 / 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 D 栋 526 室

印刷 /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 880 × 1230 1/32

字数 / 144 千

印张 / 7.5

版次 /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 ISBN 978-7-5317-3557-1

定价 / 48.00 元

## 总 序

“望夏日长空，即为诗，虽然不在书页里。真正的诗，  
逃逸。”（艾米莉·狄金森）

诗，跟语言一样古老，甚至更为古老。诗，是无声胜有声，  
是木叶无语纷纷落。诗，是两个默契的人说话，说着说着，  
进入沉默。“人，诗意地栖居”。诗是凡躯出生入死的本相，  
因而不妨说，每个人都是诗人，都默契于诗，虽然你常常忘了，  
因而也被遗忘。

像暗夜中的北极光闪现，照亮虚空中的虚空，让无声者  
发声是诗人的天职。诗人体悟沉默，更痴迷于语言，他/她  
的心灵更为敏感，每当情动于衷，不能自己，遂在语词的密  
林里耕耘，让语言从其根部发出颤音，让天地人神共鸣。

好诗是有强度有张力的语言，一首好诗有时恰如一个有  
力的扣球，它不想打败读者，它希望读者把球接住。因而，  
诗之美不必优美，不唯抒情，更远离滥情。对于一首好诗，  
读者理应有更高的期许，远非轻松的消遣和抚慰，更不是可  
有可无的装点。好诗磨砺读者的感性，带你走入陌生和惊喜。

“北极光诗系”邀您重读经典，并推介当代新篇。其中，“经典译丛”，主要精选老翻译家的经典译作。百年来，外国诗歌经典经受了翻译的考验，有磨损有变形有创造，为中国文学引入了新的观念、新的感性和新的表达，参与了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并已成为中文经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份财富需要代代传承。与此同时，伴随语言和感性的日益更新，也需要鼓励新译者尝试经典重译，我们相信，经典经得起一读再读，常读常新，常译常新。

“北极光诗系”之“当代译丛”推介当代世界诗歌精品，特别是在世界诗坛被充分认可，享有定评而鲜有中译本的诗人诗作。这是一块尚待耕耘的土地，需要出版家的胆识和情怀，也需要新一代译者继往开来、不懈努力。

经典或许不是你正在读或打算读，而是你正在重读或打算重读的书；而每一部经典都曾经是当代新篇，来自鲜活的当下，在读者的阅读中走进历史，成为经典——

为永恒驻足，  
为甜蜜与光明留步，  
走进经典，  
朝向诗与生命的极处。

编者

2016年5月

## 前 言

我第一次知道安娜·阿赫玛托娃的名字，是1947年。

当时我在哈尔滨《北光日报》编辑部文艺组任职，开始从事俄译汉翻译工作。

日本投降以后，哈尔滨成立了中苏友好协会，提出学习苏联的口号。

联共（布）中央，即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那几年颁发了一系列有关文艺的决议，其中之一即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同时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还发表了一篇长篇报告。当时我们报社领导认为这是有关文艺的极重要的文件，让我将决议和报告译成汉文。那时我对苏联文艺、对苏共的文艺政策、对苏联思想斗争一无所知。我只能逐字逐段翻译。在翻译过程中同时接受了其中的精神。我的俄文与汉文水平都较低，译的质量可想而知。后来，我的译文经过前辈金人和赵洵的校改，在报刊上发表了。我颇为得意，殊不知在无形中也接受了“左”的观点。

从那时起，我以联共（布）中央决议的精神看待苏联文学的现状和作家们的情况。我没有读过一篇阿赫玛托娃的作品。我认为她就是日丹诺夫所斥责的一个“奔跑在闺房和礼拜堂之间的发狂的贵夫人”，是“混合着淫声和祷告的荡妇和尼姑”。

时间飞驰流逝。我国经过一系列的政治斗争，又延续了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各种灾难后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我国被禁锢的外国文学领域也开放了。当时我在北京图书馆看到了美国用俄文出版的阿赫玛托娃文集，唤起我早年的兴趣。借回家来，连夜通读，阿赫玛托娃的形象在我心中完全变了样。她不是“荡妇”，更不是“尼姑”，她是位抒情女诗人，是位炽热的爱国者，始终和多灾多难的人民在一起。我还读到了她翻译成俄文的中国古典诗词，让我由衷地感动。

我对她产生了敬爱，开始翻译她的作品。

199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翻译的她的几十首诗，取名为《爱》。

阿赫玛托娃的抒情诗情真意切，倾倒了无数青年男女。随着她家庭的不幸，个人的不幸遭遇，了解一些无辜的人遭到迫害和冤狱，发现在阳光下的苏联诸多使人窒息的阴影，她的声音变了，她的诗歌中唱出受苦受难的感受。她的作品多了一层隐晦的色彩，显得尤为悲怆深沉。她的创作倾向当

然与当时党的歌功颂德的政策不协调。

斯大林逝世后，阿赫玛托娃的名誉有所恢复。她的诗人地位也日益受到读者的推崇。

晚年，她应邀去欧洲访问，会见了几十年前流亡国外的老友，各自有一段辛酸的历史。

1964年，她在意大利接受了国际诗歌“埃特纳·陶尔明纳”大奖。

1965年，英国牛津大学授予她“文学博士”荣誉学位。

苏联国内也为她举办了祝寿等活动。阿赫玛托娃面对这一切，不无戏谑地表示：“这是在为我举行葬礼”，“难道能为一个诗人操办如此隆重的庆祝活动？”

1983年，我访问苏联时，阿赫玛托娃已逝世十七年。我总觉得我有负于这位女诗人，总想对她表示一下自己的心情。

我在圣彼得堡喷泉楼专门访问了她的纪念馆，与馆长进行了长谈，介绍了我国翻译出版阿赫玛托娃的作品的情况。

2001年，我专门走访被她戏称为“岗亭”的圣彼得堡郊外故居。门锁着。我在院中长时间徘徊，隔窗窥视她度过生平最后日子的地方。陪同我的史格林教授说：“这个地方很难找，你是第一个来到这里的中国人……”我几次到圣彼得堡郊区的科马罗沃墓园拜谒她的坟墓。伫立在石头砌成的象征监狱的高墙前，在她的浮雕像下，献上殷红的玫瑰。有人告诉我，镶嵌浮雕像的地方本来修的是牢房的铁窗，当局认为不妥，于是用雕像将它掩饰了起来。



女诗人留下多么丰厚的文学遗产，我国虽然翻译发表了一部分，但对她的理解还很有限。

本书也许能够使我国读者从另一个角度来认识这位杰出的苏联女诗人。

高 莽

2010年8月15日

# 白 夜

——献给安娜·阿赫玛托娃

俄罗斯可有比她

更不幸的妻子

更可怜的母亲

更多难的缪斯

她背负着沉重的十字

跋涉于

凄风苦雨的人世

寒风打僵了她的心

烈火烧尽了她的诗

她变成了影子

影子也得消逝

可是谁能想到

上帝也会把人欺骗

让她像凤凰涅槃

让她重又来到涅瓦河畔

让她在科马罗沃墓地  
重又聆听大自然的语言  
还有无家可归的人们  
用战栗的声音  
呼唤她的名字  
吟诵她的诗篇

高 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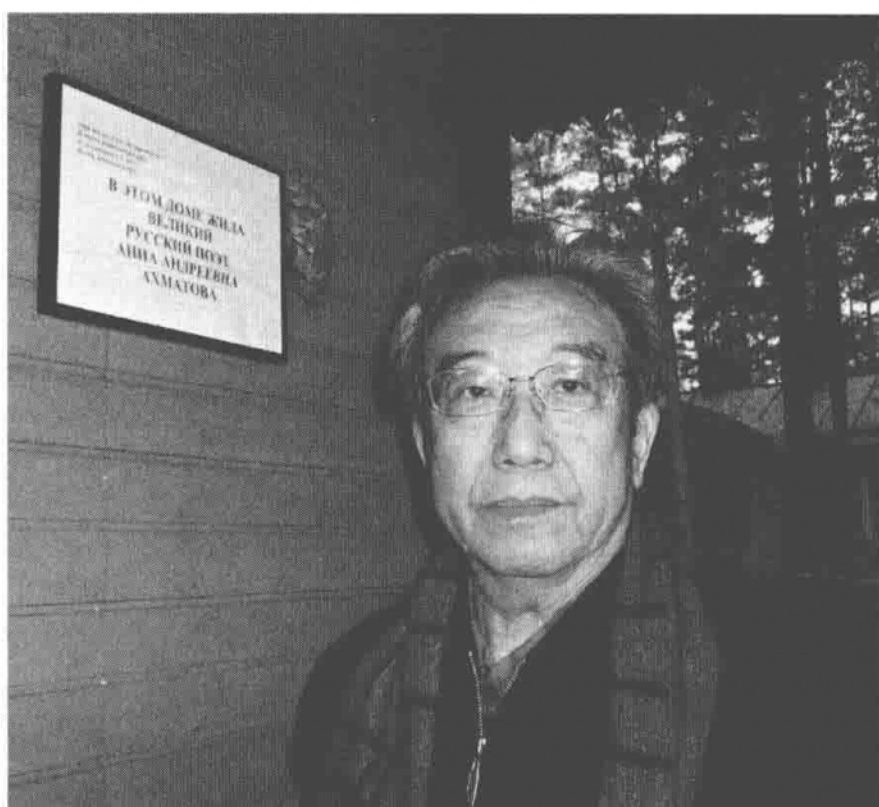
1989年6月11日



► 白夜（阿赫玛托娃）  
（高莽画，1989年6月11日）



► 1989年秋，高莽在阿赫玛托娃墓前献花



▶ 2007年10月27日，高莽在阿赫玛托娃的圣彼得堡别墅——“岗亭”

## 阿赫玛托娃简介

安娜·阿赫玛托娃（1889—1966）是20世纪初俄国诗坛一颗璀璨的明星。家庭环境和生活地点对她的成长都有过重大影响。她是虔诚的教徒，接受了人生在世即受苦受难的宗教思想，又长期生活在诗意浓浓的皇村。

阿赫玛托娃的第一首诗发表于1907年，当时她只有十八岁。第一本诗集《黄昏集》出版于1911年，立刻引起文艺界的重视与争论。这本诗集抒发的是爱情，从自我表现出发，倾诉少女爱情的不幸。这个主题在她以后的几本诗集中仍然占主要地位。诗中还常常涉及对死亡的联想。这和她家庭的悲剧以及疾病缠身不无关系。1905年，她父母离异，从而她失掉了父母共同的爱，饱尝了家庭拆散后的辛酸。兄弟姐妹六人中，阿赫玛托娃排行第四，上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下有一妹一弟，他们几乎都染有肺结核病。大姐伊琳娜在阿赫玛托娃未出世前就夭折，二姐伊娜死于二十二岁妙龄。大哥和小妹也都在20世纪20年代初相继去世。阿赫玛托娃本

人也患肺结核，所以常常感到死的威胁。她早年诗中的悲凉感，正说明她囿于自我的小圈子里，没有看到整个大社会的残酷现实。她个人的家庭生活也很悲惨，第一个丈夫古米廖夫被处决以后，几次再婚都不美满，增加了她诗歌中的哀怨调子。

阿赫玛托娃在白银时代的创作，以对爱情的渴求、恋爱中的陶醉、失恋的迷惘为主调。她用新颖清丽的语句道出了心底的深蕴。描绘孤独的生活和抒发相思之情时，表达了对情人的依恋，字句不多，但婉转曲折，清俊疏朗，特别是诗的结尾，常常出现意想不到的转化。她的很多诗句已经成为俄罗斯诗中的经典，如：

我竟把左手的手套  
戴在右手上去。

又如：

世界上不流泪的人中间  
没人比我们更高傲、更纯粹。

当时，俄国象征派诗歌从高峰转向下坡，新崛起的一代人自命不凡，成立了各种文艺团体。阿赫玛托娃和尼·古米廖夫、米·库兹明、谢·戈罗杰茨基、奥·曼德尔施塔姆、弗·纳尔布特、米·金凯维奇等人便在艺术上的“阿克梅派”的旗帜下登上文坛。

在风雷激荡的十月革命时，阿赫玛托娃不是革命的喉咙，也没有企图把普希金、托尔斯泰等古典作家推下时代的轮船，她——我行我素，仍然表现自己内心的感受。

20世纪20年代上半叶，苏联文艺界对阿赫玛托娃的创作有两种截然相悖的看法。一种是以岗位派文艺评论家列列维奇（1901—1945）为代表。这位血气方刚的青年批评家一口咬定阿赫玛托娃是反对新生活的“敌人”，说培养出阿赫玛托娃创作的社会环境是“地主之家，老爷的公馆”，说她的诗歌不外是“贵族文化的一块小小美丽残片”，说她诗歌中对于社会过程“只有极其微弱的反击，而且还是敌意的”（见《在岗位上》一书，1924年）。列列维奇的观点在当时占据上风，奠定了对阿赫玛托娃反复批判的理论基础。

但同一时期，或更早一些，老一辈革命家瓦·奥新斯基（1887—1938）却对阿赫玛托娃的作品持另一种看法。1922年7月4日，他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认为阿赫玛托娃是“一流的抒情诗人”。他写道：“每一位杰出的诗人与众不同的特点，在于他善于为同时代的某一群体的心灵活动提出浓缩的、突出的、响亮的表达方式，以它来概括重大的或有特色的事件。”另一位女革命家亚·柯伦泰（1872—1952）于1923年第2期《青年近卫军》杂志上发表《写给劳动青年的一封信》，认为阿赫玛托娃的诗集是“描写妇女心灵的书”，是用诗表现了被资本主义社会所奴役的妇女为争取自身人格而进行的斗争。她认为阿赫玛托娃完全不像我们冷眼初看时所感觉的那



么“陌生”，在她的诗中“有过渡时代我们所熟悉的、活生生的、亲近妇女的心，它在颤抖，它在搏斗。在这个时代里，人们的心理在分化，在这个时代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正在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安娜·阿赫玛托娃正是站在欣欣向荣的，而不是奄奄一息的意识形态的一方”。

经过几十年的历史沉淀，证明这些老革命家看得远，他们透过诗人个人感情的表层发现了丰富的心灵矿藏，他们对阿赫玛托娃以后的发展寄予希望，对她的诗艺技巧表示赞许。而列列维奇的“革命大批判”，只不过是庸俗社会学的一种表现，可是这种“大批判”却长时间对阿赫玛托娃起着扼杀的作用。

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起，大约有十个年头，阿赫玛托娃没有发表作品。她在认识新的社会、新的现实，同时也在勇敢地承受自己多灾多难的命运的考验。

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起，她完成了许多新的抒情诗，爱情的主题退让到社会问题和民众命运问题之后，《安魂曲》（1935—1940）、《列宁格勒诗抄》（1941—1944），以及诗剧《没有英雄人物的叙事诗》（1940—1962）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她本人也承认：“我的文风变了，声音也变了”，“再也不可能退回到最初的写法上去。是好，是坏，不能由我来判断。1940年达到了极点。诗作喷涌而出，源源不断，它们来得急，使我喘不过气：什么样的诗都有，大概也有坏的作品”。<sup>①</sup>

---

① 转引自弗·日尔蒙斯基著《安娜·阿赫玛托娃的创作》一书。